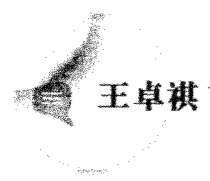


不謀全局者 不足謀一城

EJ A19

——回應楊森、艾力提名篩選的疑問

7月18日，《信報》刊登楊森兄《回應王卓祺「提名篩選必不可少」》及執業律師艾力先生的《必須篩走泛民？與王卓祺商榷》兩篇大作，指正筆者7月14日發表的《再講清講楚，提名篩選必不可少》一文。楊艾兩文的中心思想是質疑為何提委會一定要篩走泛民候選人，泛民內政治光譜闊，香港人務實，就算泛民候選人成為特首，未必會事事跟中央政府對着幹的。本文就着兩位先生的賜教加以回應。



王卓祺

政治立場與光譜不同程度

講兩個我的故事。第一個故事。回想在大學念書的時候，楊森兄還是港大學生會體育協會會長的年代，筆者便與當時的國粹派同學因港大學生會「學苑事件」（燒《學苑》、民選《學苑》總編、四報聯刊等）及學生運動發展方向等等展開鬥爭，背後是政治立場。我們當年被稱為社會派的同學與國粹派同學的分歧是對當時掌權中央政府「四人幫」的取態，今天反共的程翔亦是當年的國粹派。我今天還記得，原本還是死黨同學，由於政見不同而形同陌路。政治鬥爭就是立場問題，容不下半點和稀泥。當然，幾年後「四人幫」倒台，八十年代我們組織「匯點」的時候，國粹派與社會派已成為歷史記憶。時間是可以沖淡政治立場和價值偏見的一時執着。

第二個故事。1982年我與一班朋友組織的「匯點」論政團體，它是第一個本地政治組織支持中央政府收回香港主

權，當時主流民意是維持現狀；而所謂青年才俊如李柱銘、李鵬飛還正在奔走要求「主權換治權」。但當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新九組」加快立法局選舉的方案，變成沒有「直通車」。彭定康這個針對中國的小動作引起匯點黨內（1993年匯點已經發展成參政政黨）的路線爭論。背後的核心問題亦是中國對港政策的取態。最後三位創會元老（劉迺強、曾樹基及筆者），基於少數意見而退黨。

我跟着提一提一個動物世界的小故事，就是蠍子過河。大家都明白了嗎？本質決定一切，表現形式溫和和激烈只是程度而已，不是本質。更加複雜的是，當政黨追逐社會裂縫而有選舉市場，其回饋是正面而沒有代價——它一定玩好這個遊戲，而忘記了大局的利益所在。今天立法會的「拉布」，連民生議題亦一樣不能倖免。令人大開眼界的是，溫和到激進的尊貴議員各有說法，論證自己如何正確，錯在政府而已。若大家冷靜觀察今天我們的議會文化，正如李敖所言：是接近台北還是倫敦呢？本質問題，激進與溫和是同一政治光譜的不同程度，但本質一樣。

艾力兄提醒，曾蔭權、張炳良、陸恭蕙不是棄暗投明嗎？筆者萬二分歡迎各界人士包括以前反共人士選擇歷史正義一方。此際中國民族復興勢頭良好，道理在中國一方；筆者有機會將撰文講清講楚，香港小局不可能影中國大局的道理及趨勢。

篩走泛民：徒法不能自行

《基本法》選舉產生特首有一個提名委員會，這是選舉制度。筆者身為中策組顧問，本身還是留職的大學學者，自然曉得顧問只有提意見的職責，司長局長是決策官員，當然是他們說了算。不過，政治

有不同的面向，制度權力和架構是一，政治現實和能量是二。筆者只是向香港人講清講楚，司長局長政治權力勾劃出來的官方口徑，是事實重要一面。筆者，身為顧問，道出提委會政治現實的另一面，就是篩走泛民是符合香港利益，是情理所在。

恕筆者文抄公一次拙文《講清講楚，提名辦法從來沒有國際標準！》一文的主要論點：「大家應該清楚現今政改之爭不在『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選舉候選人，而是泛民主派要有自己的候選人，是民主抗共的重要策略。問題自然落在提委會成為篩選機制這關鍵因素，即應否有及若有，其嚴緊程度。最近中央政府公布『一國兩制白皮書』，其中一個目的是重申一國是兩制的前提。這前提支撐提委會的篩選機制。因為香港特殊的歷史背景，以及近年社會冒出一股反共力量，加上為了防止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又有前東歐『顏色革命』的前科。因此，香港選舉特首以提委會體現集體意志為由，篩選出能夠得到中央政府信任及合作的候選人，亦是情理所在」（6月20日）

有泛民人士指出，只要走出來示威、遊行，中央政府會讓步。2003年便是一例，第23條不是撤銷了嗎！但是今天已經不同了。第一，2003年香港問題是管治不善（董建華先生要查找不足）；第二，2014年6月中央政府出了一份「一國兩制白皮書」，闡述對港政策立場；而其中最關鍵是國家主權、安全先於「兩制」的繁榮安定。我理解是《白皮書》宣示國家主權、國家安全，並突出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大家試想，這不是已經清楚指出這次政改之爭是管治權之爭。若不是防範反共人士成為特首，為何有這種說法。即是

說，提委會要體現集體意志，即起碼要簡單多數提名，才能成為候選人的提名辦法是否劍有所指呢？

筆者撰文講清講楚，只是希望大家務實一點，不要再務虛在公民提名這假議題，要在提委會的框架內爭取。就算第一屆普選特首，泛民主派沒有份，還有第二屆、第三屆，在提委會的組成上循序漸進爭取。或者說，泛民主派若放棄反共立場，當然有機會執政。時間換空間，時間還是有機會把難於妥協的意識形態裂縫磨平的。就像筆者大學年代，學生運動之爭，今天看來亦不過是眼過雲煙，亦無大不了。

更有甚者，正如我曾引用余英時的講法：徒法不能自行！提委會如何組成、如何提名，目前還未定案；就算是呼之欲出，仍然有空間可以討論。舉例說，就算要簡單多數才能成為候選人，亦沒百分之百保證，因為有規則亦要人執行的。第一，提委投票是暗票；第二，提委有自由意志。你認為一半提名便保險篩走泛民嗎？

最後，提委如何投他們神聖一票，還要看他們的政治智慧，跟着港人如何一人一票選特首，亦是一樣道理。筆者想講的是，泛民主派拋出提名辦法要子虛烏有的國際標準，就是想泛民入關。請你講清楚，不要當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沒有專家，不懂國際選舉慣例。這種弄虛作假的對手不會受人尊重，只會引起更大猜疑，門關得更緊！

小心玩火自焚

參考李敖對香港政治表現的觀察，香港人及政黨中人應否多思考一下，我們是否應該學習倫敦；就算政見不同，亦可和

而不同。政治智慧不是依靠惡形惡相，中國傳統智慧是有道理亦讓三分！何況，今天香港的問題並不是你死我活的性質。如果是的話，反而好辦。《基本法》第18條備而不用，並不是保證永遠不用。講清講楚，就是希望大家清楚中央政府底線，不要有任何幻想。當然，徒法不能自行。意願不保證一定成為結果，這就是人類智慧及社會發展奧妙之處。

今天，2017年一人一票符合國際標準普選特首已經一鳥在手。泛民主派橫生枝節，虛構提名辦法子虛烏有的國際標準，但不要自作聰明，以為有不少香港人信了，便虛張聲勢。這種做法只會使中央政府鐵定了決心，門收得更窄。「一國兩制白皮書」出爐不是證明一些泛民主派及反共反華憤青、潛在港獨分子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不願言行後果的結果嗎？

楊森兄亦深知筆者青年時期的故事。我自知不是政治人才，才選擇大學學生生涯。今天適逢其會身處政府顧問之職，原本是研究貧窮問題、人口政策較有專長的範疇，但是今天還不得不重拾青年時期的政治觸覺，真是世事難料。十分令人遺憾的是，台灣李敖講得對，香港人專長不是政治。我認為，這些激進派連我青年時期搞政治的水平還不如，最關鍵就是缺乏全局觀念，所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城。引用這句策略思維，令人想起身故的泛民大佬司徒華先生。「一國」的政治底線是碰不得，碰了會引火自焚！

【後記】楊森兄及艾力先生賜教文章還有不少觀點，由於篇幅所限，只好集中最關鍵的問題回應。敬請見諒。

作者為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